

# 黎明前夜

楊 杰 著



# 黎明前夜

楊杰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 內 容 說 明

194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勾结鬼子和伪军，集中全力，“最后一次”妄图吞灭我坚持大江南北抗日的新四军第七师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粉碎敌人的阴谋，就成为根据地军民的严重任务。本书描写了：活动在无为城边敌占区的武工队长谢飞和他爱人田月兰，在区委书记沈志勇的领导下，机智勇敢地深入敌穴，布下陷阱，把伪军一网打尽；并巧妙地迫使鬼子不敢出动配合国民党反动军队向我进攻，使西线我军得以集中主力，彻底消灭了进犯的国民党反动军队。

作者用朴实而有力的文笔，干净利落地塑造了田月兰这类坚贞不屈、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288 字数75,000 开本,67×105毫米 1/32 印张 $4\frac{1}{8}$  插页4

1950年4月北京第1版 195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3.0)0.33元

統一書號：10020·1288

定 价： 0.33 元

## 目 次

一	沈志勇連夜找謝飛	1
二	王大化下鄉送年禮	18
三	周尙文釋疑羨英雄	23
四	一封書布下迷魂陣	33
五	田月蘭入城賺敵	39
六	龍王廟密談機宜	47
七	心如蛇蝎胡賊定毒計	56
八	視死如歸母子入虎穴	66
九	天羅地網擺在李家庄	74
一〇	乘勝前進直扑無為城	87
一一	丑態百出群魔亂舞	96
一二	堅貞不屈月蘭得救	105
一三	黎明前夜捷報紛飛	115

## 一 沈志勇連夜找謝飛

一九四五年，农历臘月二十三日深夜，狂風呼嘯，烏云滾滾，大地漆黑一团，伸手不見五指。

站在区大队部門口的哨兵，特別注視着無为城方向的動靜。因为，区大队部的駐地——石家冲，距离無为城只有十五华里。鬼子、伪軍常常在深夜里，利用天气的变化，突然奔襲，来寻找我边区部队的駐地。

“汪汪汪”，一陣陣的狗叫声，順着狂風，隱隱約約地送进哨兵的耳朵，不到半小时，沿石家冲到無为城西門大路兩側的村庄，狗子的叫声，越叫越凶，越叫越近，这时，哨兵喊来代班的班長，兩人定神地望着，側耳听着，注意正前方的動靜。望着，听着，他們只听到前面咕咚咕咚的脚步声，無边的漆黑，什么也看不清，这时，班長和哨兵，一个把子彈推上膛，一个打开槍保險，准备应付可能發生的敌情。

脚步声，越走越近，哨兵大叫一声：

“口令？”

“是我！”

“口令？”

“是我呀！”

沒等第三声回答，哨兵端起他的馬拐槍，“砰”一声，朝前打了一槍，那人大叫道：“同志！不要誤会，是自家人！”这时人影子已清楚可見了。

“把兩手举起来！”班長和哨兵一齐大声叫着。那人把兩手一豎，班長就一个箭步走上前，在他全身上下一摸，沒有摸出东西。这人輕輕地笑着說：“請你帶我去見沈教导員！”

代班的班長，用手电朝着这人的臉上照了一下，虽然他仍然不認識他，但这个人的滿臉笑容和說話的声調，取得了他的信任，于是就一声不响地領着这人，向沈教导員房里走来。

沈教导員，名字叫沈志勇，是無为城边沿河区中共区委書記，兼区大队大队長，又兼教导員，所以对外，人家都叫他教导員。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高高的个兒，寬寬的肩膀，肌肉又黑又紧，显得身体挺結实，說起話来，声音宏亮，一双大眼睛，閃閃發光，人一見他，就被他那逼人的光芒吸引住；他有着充沛的工作精力，常常熬夜，有时能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还显得精神抖擞。現在，已是夜深一点鐘了，他还没有脱衣服，正独自一人靠在床上，在一盞微弱的香油灯下，看着文件。当他听到門外一声槍响，正准备出去看一看时，代班的班長，領着一个人进来了。

沈教导員一見这人，亲热而又焦急地問道：“老盧！是你呀！这时来，一定是有情况吧？”

老盧連忙答道：“是呀！有情況！一〇三●要我來的。來時，城四門緊閉，我是從小西門翻城牆頭過來的！”接着老盧脫下左腳上鞋子，從鞋底裏面掏出一個小紙包子，遞給了沈教導員。

沈教導員急速地打開一看，情報的內容是這樣寫的：

今晚十時，日軍司令官的翻譯在閑談中透露：農曆年間（具體時間待查），無為、巢縣等地日偽軍，將配合駐無為泉塘、聖家橋一帶國民黨軍隊，趁我軍民歡度新年，大舉向我山區進攻，企圖消滅我軍主力，摧毀我根據地，請特別注意。一〇三。農曆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十時，于無為城。

沈教導員看完情報，神情顯得有點緊張，他一面招呼老盧去休息，一面立刻拿起鋼筆，在一張毛邊紙上寫着“緊急情報”，並在信封上面寫着“萬火火急”的字樣，要區大隊部通訊員跑步到山里，將這個情報親自交給師部孫參謀長。

區大隊部通訊員剛剛動身走了，忽然大隊部門口響起了馬蹄聲，這是師部派來一個騎兵通訊員，專送“緊急命令”給區大隊部的。

這個騎兵通訊員，一到區大隊部門口，勒住馬頭，跳下馬來，把馬拴在門口一棵椿樹上，緊張地跑到沈教導員跟前，喊了一聲敬禮，雙手將師部“緊急命令”遞上。

●（一〇三）是我打入在無為城鬼子裏面做情報工作人員的代號。



沈教导师也紧张地接过来一看，命令着重指出：“据最近各方情报，顽军①师长李本一通过去年投降驻无为日军的国特胡金钢和日伪军勾结一起，在春节期间，可能大举向我山区进攻，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战斗，也是我们能否坚持皖江根据地，带有决定意义的最后一次战斗。因此，你们在无为城边区的紧急任务，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机会，打击敌人，牵制敌人的主力，以便我主力在西线 and 顽军作战，徹底粉碎敌伪顽三方面联合的阴谋，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坚持抗日到底，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沈教导师一口气看完了“紧急命令”，特别是看到李本一和胡金钢的名字，顿时，脑子要爆炸，心在急速地跳动着，他极力压制着激动和愤怒，迅速打个收条给通讯员走了。

狂风在窗外发出凄厉的吼声，这吼声震动着人们的心弦。沈教导师独自一人在房里，站在桌子旁边面对着窗口，复仇的怒火，在他全身内燃烧着，他激动着，愤怒着，不由自主地紧握着铁一般的拳头，向桌面“咚咚咚”连击三声：“李本一，胡金钢，就是把你千刀万剐了，也偿不了血债！”说着，他圆睁着一双大眼，喷射出熊熊的怒火，满眶热泪，在他那燃烧的眼珠上乱转。……

沈教导师如此激动和愤怒，是因为一提起李本一、胡

① [顽军]当时称国民党反共不抗日的军队，是顽军、顽固派。

金鋼，在他的眼前馬上浮現出一九四三年，這時候，李本一、胡金鋼帶領着匪軍，血洗根據地的慘絕人寰的情景。那時，胡金鋼還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特工隊長，進攻我根據地是他帶路的。

一九四三年冬季，國際局勢已到了大變化的前夜，英勇的蘇聯紅軍，正以破竹之勢，打到了德涅泊河，再有一個冬季攻勢，不把德國法西斯強盜打出新國界，也要打出舊國界，眼看着，德國法西斯強盜快要完蛋，日本帝國主義感到走頭無路，只能集中力量作最後掙扎。所以它對共產黨拚命“掃蕩”，對國民黨拚命誘降。

日軍駐華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訂出一個“冬季全面掃蕩華中新四軍”的作戰計劃。這個作戰計劃，駐無為日軍山村司令官，曾告訴國民黨的特務，要這個特務，轉告國民黨“安徽省主席”、“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和國民黨師長李本一，配合日軍作戰。

日軍首先向津浦路東、路西我軍“掃蕩”，在這種情況下，我新四軍七師主力，為了支援兄弟地區，暫時離開根據地，沿淮南路全綫，向敵人出擊。

狼心狗肺的國民黨軍隊，看到我軍在淮南沿綫打擊鬼子，他們為了配合鬼子消滅我軍，趁虛攻入我皖江根據地的中心區——無為巢縣山區。

臘月里的一天，全根據地人民的眼睛，正注視着蕪湖、巢縣、合肥的鬼子動態，不料，西方炮聲，突然象雷一樣轟轟的響了起來。

深夜，李本一、胡金鋼帶領一萬多匪軍，好像是成群結隊的野豬，趁着花園的主人離開，偷偷地闖入花園中。

敵人分兩路進攻，一路由泉塘向開城橋、照明山一帶前進；一路由廬江聖家橋向無為嚴家橋、石澗埠前進。

“殺光、燒光、搶光”，國民黨匪軍和日寇岡村寧次提出一樣的口號，決心要把我抗日民主根據地變成“無人區”。

三天三夜，凡是敵人足跡所經過的村莊，所走過的道路，無不是一片火海，一片血河，尸橫遍野，十室十空。

一天後半夜，胡金鋼帶着一股敵人包圍了沈家山村。

沈家山村，坐落在鷄頭山腳下，一共有五十五戶，是個不大不小的村莊。

沈教導員家，就住在這個村子。他家有父親、哥哥、弟弟、嫂子。嫂子已懷孕七個月。他的哥哥叫沈志能，打了多年長工，是個老實農民；弟弟叫沈志雄，小名叫三保子，是民兵小隊長，是中國共產黨的候補黨員。

胡金鋼帶着三百多個匪軍，趁沈家山村的人們正在甜睡着，將村子團團包圍得水泄不通。

開始，敵人不打槍，也不放火。待天一麻花亮，敵人就从四面八方涌進村子，全村子一個人也沒有跑掉。

胡金鋼幾乎認識所有沈家山村的人，因為這個村子里的人，都是他家的佃戶。

胡金鋼親自帶着十多個凶惡的匪軍，首先衝到沈教導員家里。

沈教員一家人，除了他弟弟從後園翻過牆頭，跑到隔壁黃奶奶家藏起來外，一個人也沒有跑掉。

“沈志勇跑到哪兒去了？快說！不說，老子打死你！”敵人首先審問沈教員哥哥沈志能。

沈志能站在天井邊，怒視着敵人，一口回答：“不知道！”

“好小子，你不說，看刀！”胡金鋼把腳一蹶，揮着他手中的鋼刀，朝沈志能頭上砍來，萬惡的胡金鋼，凶殘地砍掉了沈志能的兩隻手，最後一刀，竟慘絕人寰的砍掉了沈志能的頭。

沈教員妻子，一見丈夫頭落地，無比的仇恨，淹沒了她的悲痛，她不哭、也不叫，咬着牙根，摸着一把剪刀，猛向胡金鋼撲來，她恨不得一口吃掉這個魔鬼。站在胡金鋼身邊的幾個匪軍，立即把沈妻子打倒地上，胡金鋼迅速轉過身子，用腳朝沈妻子大肚子上一崩，幾刀就戳死了沈大嫂。

敵人又從牛棚里，把沈教員父親逮到了。

“不慌殺！動刑！動刑！要這老傢伙交出兒子！”胡金鋼在沈家堂屋里，兩頭亂竄，嘴里高聲狂叫着。

幾個匪軍走上前，將沈教員父親兩手反捆起來，吊在大梁上，兩個匪軍手拿大扁擔，一下接着一下，拚命地打，打後將沈教員父親又放下來，點着兩支洋蠟燭，燒他胳膊窩里肉，敵人一面燒，一面高叫：“你兒子在哪兒！講！快講！不講，活活燒死你！”

“講，講你們是豺狼！是野獸！是強盜！是魔鬼！是畜生！……”沈教導員父親，咬着牙根，竭力睜大眼睛，怒視着敵人，高声大罵。

“動刑！動大刑！”胡金鋼氣得暴跳如雷。

敵人拿了兩根紡棉花綫的大鐵針，戳到沈教導員父親的腦子里，老人就这样被活活戳死了。

四個敵人，跑到黃奶奶家里，一把逮住了黃奶奶，象野獸似的要強奸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躲在黃奶奶房樞上的三保子，一見此情，抑不住心中的憤怒，他在樞上摸到一把斧頭，往下一跳，舉起斧頭朝着一個匪軍腦殼上砍去。“劈哧”一聲，那個企圖強奸黃奶奶的野獸，頭上腦漿直冒，接着那三個匪兵，跑上來和三保子打成一團，最後，匪兵們逮住了三保子，將他五花大綁捆了起來。

有一個匪兵，認得三保子是沈教導員的弟弟，馬上把他送到胡金鋼跟前。

胡金鋼命令匪兵，把沈家山村所有的人，都趕到村頭大廣場上集中，要沈家山村的人，看一看他的“把戲”！

匪軍們用槍托揍，皮鞋踢，鐵絲穿，拖的拖，捆的捆，打的打，將沈家山村的男女老小都趕到廣場上，甚至連一個產婦也要她抱着嬰兒和一個患神經病的沈老四，到廣場上集中。

胡金鋼挺着肚皮，兩手杈着腰，站在廣場上一個石礮高頭，他牙一咬，滿臉橫肉直動，兩邊絡腮胡子又粗又黑，手上的汗毛有半寸多長，掃帚眉，狐狸眼，橫掃着站在廣

場上的人群，活象大廟裏的黑神鬼。

胡金鋼硬着脖子，歪着头，把下巴骨朝胸脯上一擠，大聲叫道：“你們這些窮鬼，胡老爺走了，你們搞什麼減租減息，還當匪軍的民兵，還參加共產黨，胡老爺問你們：誰是民兵？誰是共產黨員？站出來！”接着他右手從腰間拔出一把日本式的鋼刀，又高叫着：“不站出來，看看大刀！”

群眾個個彎下腰，低着頭，壓制着心中的怒火，一個也不作聲。

胡金鋼把牙咬得吱吱响，腳一躁，手一划，象鬻兽一樣地吼叫着：“把三保子拖來！殺給窮鬼們看看！”

幾個匪軍，將三保子綁在廣場對面一棵大槐樹上。

三保子被綁在大槐樹上，面對着鄉親們，用盡渾身力氣，高聲喊着：“鄉親們！不要怕，我三保子不是孬種，活是沈家山村的人，死是沈家山村的鬼，我跟着你們，跟着共產黨，共產黨萬歲！”

“殺！殺！快殺呀！”胡金鋼又躁腳又划手地叫。

凶惡的劊子手們，用大刀破了三保子的肚皮，斬下了三保子的頭。並將血淋淋的人頭，挂在一棵樹枝桠上。三保子的頭，咬牙瞪目，怒氣沖沖，標志他生前對敵人的刻骨仇恨。

胡金鋼睜一眼，閉一眼，得意地發出咯咯的笑聲。他用手指着人群，凶殘地說：“窮鬼！看看！我殺了一口人豬，馬上要你們吃人豬肉！”

群眾有的緊握雙拳，有的用雙手或衣袖緊捂着自已

的臉，有的垂頭啜泣。

“誰是民兵？誰是共產黨員？站出來！不站出來，要你們統統吃人豬肉！”胡金鋼跳下石礮，走到人群跟前，凶惡地狂叫着。

群眾抬起頭，几百雙眼睛，怒視着敵人，有的把臉轉到旁邊去，看也不看他，以示藐視，一個人也不回答。

胡金鋼用凶惡的眼光，定神地看着人群，看着看着，突然跑到人群的左邊，拖出一個七歲的男孩子。

這孩子，是兩代寡婦蔣大娘的獨孫子，蔣大嫂的獨生兒子。

開始，胡金鋼用一只毛呼呼的手，捏着孩子的小頭，假惺惺地笑着說：“小娃娃，你講，這些人，誰是民兵？誰是共產黨？講出來我把糖給你吃！”

“不曉得，我不曉得嘛！”孩子急得又跳又哭。

“她媽的，小×养的，這點點大，就是‘共匪’頭腦，槍斃你！”殺人狂胡金鋼拿着他的左輪槍，朝着孩子頭頂心打了一槍，這孩子一頭栽倒胡金鋼腳跟前，萬惡的胡金鋼，用他的右腳，飛起一腳，將孩子踢到半空中又跌下來。

蔣大娘瘋了，蔣大嫂子早昏倒在人群中。

手無寸鐵的沈家山村的人，收住眼淚，一轟而起，几百雙眼睛，射出無邊的怒火，向強盜們跟前涌去，大聲連呼：“殺！強盜！讓你們殺！我們都是民兵！都是共產黨！”

“开槍！扫射！扫射！”胡金鋼兩手乱划，脚步朝后直退，象瘋子一样狂叫乱喊。

“噠噠噠”，十挺机槍一起开火，刹那间，喊叫的人們，一声也听不到了，大廣場上，立即变成了一片鮮血染紅的海，二百一十五个沈家山村的人，不屈的沈家山村的人，横一个竖一个，倒在血海里。

万惡的敌人，临走时候，又放了一把大火，全村子变成一片焦土。

这一笔血泪斑斑、罄竹难書的血債，沈教导員每一想到，他的心就在狂跳，肉在顫，头腦發炸，憤怒的火焰，仿佛要从他每个汗毛孔發出来。他总是滿眶热泪，怀着無比悲痛，向沈家山村死难者們說：“亲爱的叔伯們！孀子們！嫂子們！姐姐妹妹和弟弟侄兒們！我亲爱的爸爸、哥哥、嫂子！我亲爱的弟弟！我那七个月的侄兒！你們安息吧！沈家山村的人，沒有死完，还有，还有我一个人在，不，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我和他們，將永远記着，你們是怎样死的！將永远記着，这千古难忘的血海深仇！血，一定要敌人用血来还！”

“討还血債的时候到了，把悲痛化为力量！”沈教导員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帕，擦干眼泪，取下水笔，吱吱地寫了一封“紧急信”，他要通訊員范明火，連夜跑到無为城边，將武工队隊長謝飞找来，有“紧急任务”要他执行。



## 二 王大化下乡送年礼

人們在不安寧的生活里，在時刻都潛伏着燒殺淫掠的威脅下，仍然想到今天是臘月二十三，祭灶的日子到了。往年逢到這種節日，家家戶戶都要吃頓糖餅，老小團聚，歡樂一番。今天這個節日却只能使人平添了慨嘆和悲憤的情緒。

下午，天空忽然陰沉起來，雲層密布，一會兒，滿天大雪，傾空而降，西北風呼嘯着，席卷着雪花滾滾飛舞，天地間顯得那樣紛紛亂亂，昏昏沉沉。

這樣，五里墩的人們，已經看不到無為城頭上的太陽旗了。因為整個無為城已掩沒在紛飛大雪里了。從城里通向五里墩的大路上，這時只有一個人在奔波着。他腳上的一雙深筒膠靴，急速地在積雪上印下他的足跡，但這足跡瞬息間又為飛雪補平。他不時地把提在兩只手裏的酒和肉，合到一只手裏，騰出另一只手，拉一拉狗套頭的帽子，掩一掩土灰色的雨衣，或者是擤一下鼻涕和呵一呵凍僵了的手指。

他一直悶沉沉地向五里墩走來。當他走近這個村莊的時候，情緒忽然變得活躍起來，顯得眉飛色舞。他的神